

印尼棕榈园税务每年损失20万亿盾(上)

土地税等数据薄弱 进森林追查漏税司空见惯

专家假设棕榈油行业的纳税人是一只鸭子。廖内省税务总局区域办公室主任法里德现在决心捕猎鸭子。

他的狩猎清单上有很多鸭子。然而，为了有效的狩猎，法里德并没有追赶所有的鸭子，而是选择先集中在几只鸭子上。去年9月15日，法里德在他位于北干巴鲁的办公室会面时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一只鸭子准备一个箱子。”

他已经设想过，可以切割的鸭子将成为展示给其他鸭子的竞选材料，以便他们可以立即修复他们的税务报告。意愿是，一旦切开，所有的鸭子嘎嘎作响。猎鸭任务是税务局努力从棕榈油中获取潜在税收的新面貌。迄今为止，政府和行业参与者都将棕榈油业务从上游到下游称为国民经济的命脉。

然而，如果你看看它对税收的贡献，棕榈油别名 *Elaeis guineensis* Jacq. 没那么高尚。为棕榈油行业及其衍生品缴纳的最高税款为21.87万亿印尼盾，这是七年前的2015年。之后，棕榈油税的贡献还在继续下降。2018年，根据政府提供的最新数据：棕榈油税仅为10.2万亿印尼盾。

当棕榈油协调和监督计划于2015-2019年启动时，这种异常现象成为根除贪污的主要关注点。该团队涉及包括财政部税务总局在内的跨部委工作单位，共同提供了一份题为“油棕商品管理系统”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由肃贪委KPK副手于2016年发布。

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控制油棕种植园许可证的系统不足以确保商业行为者的合规性。在肃贪委研发团队的计算中，棕

榈油部门的税收潜力可能高达40万亿印尼盾，远非迄今为止的成就。然而，直到棕榈油协调和监督计划在2019年底解散之前，一直没有真正的税收报告。

没有多少人知道，今年3月9日，肃贪委和财政部就同一件事签署了一份恢复工作的谅解备忘录。10月14日星期四，在雅加达税务总局办公室，财政部税务合规部专家工作人员Yon Arenal说：“我们想重新装修这个旧项目。廖内被指定为试点地区启动这个新的合作项目。”

那个下午，也就是去年9月15日，Purba和他的一些同事从早上开始收获棕榈油后正在休息。他肩膀上的纹身从一件破烂的民主党T恤后面露出来。墨水开始褪去，但上面还是写着：“莉娜”。Purba长期以来一直在 Bagas Indah

Perkasa(BIP)担任收割机。以前的工资根据可收获的油棕束的重量，每天支付。“我们现在批发，每束1,200印尼盾，”他说。据他所知，该公司BIP的种植园已经换了主人。

在公共地图上找不到BIP的油棕种植园。该地点隐藏在Peranap区Semelinang Tebing 村的一条蜿蜒曲折的种植园道路上 - 距离廖内Indragiri Hulu Regency县首府宁岳西南约80公里。

在过去四年中，BIP的名字在当地媒体报道中广为人知。Indragiri Hulu地区议会曾质疑这家公司，因为它位于林区。两年前，廖内省控制非法使用森林或土地的综合工作组以同样的指控封锁了该种植园。

然而，之前钉在BIP军营教堂前的印章现在没有标记。种植园活动照常进行，持有Indragiri Hulu县政政府于2012年颁发的952公顷种植园经营许可证(IUP)。

BIP许可证的分析结果表明，该公司确实占用了有限的生产林区和生产林。然而，在前往那里之前，〈时代周刊〉等记者团队收到了一个消息来源的重要笔记。BIP在一系列IUP持有人种植园中注册，据称这些种植

园未在当地税务局注册。

Peranap分区周围的居民称这个种植园为PT Naga。公司的契约回答了这个名字的由来：种植园属于西纳加家族。公司的所有股东和管理层，无论新老，都同姓。例如，北苏门答腊省Simalungun的Radiapoh Hasiholan Sinaga被记录为控制BIP60%的股份。Radiapoh的股份被记录为于2021年6月30日，即县长就职两个月后，转让给了39岁的Yulestra Sepin Sinaga。

“RHS (Radiapoh) 是我的兄弟。我们是Sinaga家族，如果你年轻，你就被称为兄弟，如果你老了，你就被称为父亲，”Jamson说。10月12日上周二联系到2019年之前的BIP总裁Parlindungan Sinaga。

Jamson通常被称为Andi Sinaga。迄今为止，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BIP经理的位置出现在有关公司的各种新闻中。

据他说，BIP并没有破坏森林。该公司从当地社区购买了土地。“我们已经想处理许可证，然后是名称森林，”Andi说。

至于税收，Andi否认了他的公司没有在税务局注册的消息。据他介绍，BIP经常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土地税和建筑税以及企业所得税。“都

